

漢簡文書的書法研究

鄭惠美著

J29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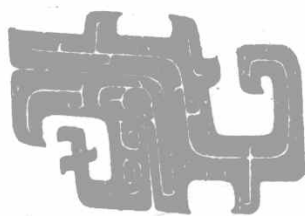
863

港台書室

536664

漢簡文字的法研究

鄭惠美 著



故宮叢刊甲種



90092414

統一編號：

2001273030 3

故宮叢刊編輯委員會

編輯委員

昌彼得（兼主編）

江兆申

吳平

周鳳森

張臨生

胡賽蘭（執行編輯）

版權所有

中華民國七十三年十二月初版

中華民國新聞局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二六二一號

故宮叢刊

甲種之卅三

漢簡文書的書法研究

發行人：秦

孝

儀

編輯者：國立故宮博物院
故宮叢刊編輯委員會

出版者：國立故宮博物院

中華民國台北市士林區外雙溪
電話：（〇二）八八一二〇二一
劃撥帳戶：一二八七四號

印刷者：高瞻攝影印刷公司

台北市光復北路一〇五號
電話：七六四九〇九一一二

目錄

序

第一章

漢簡概述

.....一

第一節

載籍所見出土漢簡

.....二

第二節

近世出土漢簡

.....五

第二章

漢簡文字的隸書研究

.....二五

第一節

隸書與八分的名稱

.....二五

第二節

隸書的起源

.....三二

第三節

漢簡隸書的形成

.....三五

第四節

漢簡隸書的書法藝術

.....三七

第三章

漢簡文字的草書研究

.....四一

第一節

草書與古隸的關係

.....四一

第二節

漢簡文字中的草書體

.....四四

第三節

漢簡草書的書法藝術

.....五二

第四章	漢簡文字中其它書體	五九
第一節	楷書的濫觴	五九
第二節	行書的興起	六四
第三節	篆書的式微	六七
第五章	漢簡文字與書法美學	七五
第一節	漢簡文字與漢代書法	七五
第二節	漢簡書法的藝術性	七八
第三節	漢簡書法的啓示	八四
結語		八九
參考書目		九三
圖版目錄		一〇一

第一章 漢簡概述

自清季以降，新出土史料，屢見不鮮。而以有文字記載之墨蹟著稱於世的，實非簡牘莫屬。王靜安先生謂：

「古來新學問起，大都由於新發現；有孔子壁中書出，而後有漢以來古文家之學；有趙宋古器出，而後有宋以來古器物、古文字之學；惟晉時汲冢竹簡出土之後，即繼以永嘉之亂，故其結果不甚著。然同時杜元凱注左傳，稍後郭璞注山海經，已用其說，而紀年所記禹、益、伊、尹事，至今成爲歷史上之問題。然則中國紙上之學問，賴於地下之學問者，固不自今日始矣！自漢以來中國學問上之最大發現有三：一爲孔壁中書，二爲汲冢書，三則今之殷墟甲骨文字，敦煌塞上及西域各處之漢、晉木簡、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及唐人寫本書卷、內閣大庫之元明以來書籍檔冊。此四者之一，已足當孔壁汲冢所出，而各地發現之金石書籍，於學術有大關係者，尚不與焉！故今日之時代，可謂之『發現時代』，自來未有能比此者也！」【註一】

誠如靜安先生所說，近世出土實物，日益繁富。諸如，殷商甲骨、兩周銅器、石刻史料、漢晉簡牘、敦煌卷子等，皆歷歷可見。而甲骨學、敦煌學、簡牘學亦相繼成立，爲學術界大放異彩。吾人處於今日之「發現時代」，自不必有孟子「盡信書，則不如無書」之感慨，更不必如米芾「閱古人墨迹多矣，而魏人法書則白首未見」，引以爲憾。以下，試就載籍所見出土漢簡與近世出土漢簡，略爲敘述，並附以圖表，輔助說明。

第一節 載籍所見出土漢簡

紙未發明以前，中國文字流傳所使用的書寫材料，包括竹木、縑帛與甲骨、金石、磚瓦、錢幣、印章等物。然而此類材料，用途特殊，非一般所使用。古人文書和典籍都使用竹木與縑帛。紙發明以後，仍延用甚久，又以縑帛價貴而竹木價廉，故竹木使用尤廣。【註二】大抵，紙未發明以前，竹木簡實爲日常最普遍使用的書寫材料。今日竹木簡應用於書寫之起源，雖有學者主張起於殷商，由於「唯殷先人有冊有典」。然則，至今卻尚未發現屬於商代的隻字片簡，故上述說法不妨暫時存疑。吾人由近世出土的竹木簡觀之，從先秦至魏晉時期，誠可謂爲簡牘文化的時代。

紙既發明於後漢，普及於有晉。自此而後，簡牘的出土，遂彌足珍貴，爲世人所重視。據載，宋代靖康之變，金人曾向宋廷索取竹簡。因知自紙發明以後，竹木簡已成爲歷代所貴重之文物，且歷代一旦出土簡牘，學者每每大加考據，而錄之於載籍。其屬於漢簡，且有年代可據者，有下列三處：

一、嵩山漢簡

據晉書束皙傳載：

「時有人於嵩高山下得竹簡一枚，上兩行科斗書，傳以相示，莫有知者。司空張華以問皙，皙曰：『此漢明帝顯節陵中策文也。』檢之果然。」【註三】

此乃晉代嵩高山卽今嵩山，唯一發現的一枚竹簡，亦是歷史上首次發現之漢簡。

二、天都漢簡

據宋邵博邵氏聞見錄載：

「崇寧初經略天都，開地得瓦器，實以木簡札。上廣下狹，長凡許，書爲章草，或參加朱字表

物數，曰縑幾匹，綿幾屯，錢若干，皆章和年號。松爲之，如新成者。字遒古若飛動，非今所畜書帖中比也。」【註四】

此爲宋徽宗崇寧年間，於甘肅天都所發現漢章帝、和帝時期之木簡。

三、陝西漢簡

據黃伯思東觀餘論載：

「劉因言政和初人，於陝西發地得木竹簡一甕，皆漢世討羌戎馳檄文書，若今吏案行遣，皆章草書，然斷續不綴屬，惟鄧騭永初二年六月一篇成文耳。」【註五】

又明陶宗儀古刻重鈔亦載：

「宣和中陝右人發地得木簡一甕，字皆章草，朽敗不可詮次，惟此檄完。中貴人梁師成得之，嘗以入石，未幾梁卒，石簡俱亡。故見者殊鮮，吳思道親睹梁簡，故賦具秘古堂。」【註六】

以上爲有紀錄可考的古代漢簡，年代泰半屬於後漢早期，如漢明帝、章帝、和帝及安帝等。惟數量甚少，而且隨出隨滅，原物早已蕩然無存，均不傳世。

載籍所見出土漢簡表

漢簡名稱	嵩山漢簡	天都漢簡	陝西漢簡
出土時間	晉元康年間 (西元292-299)	宋崇寧初 (西元1102-1106)	宋政和初 (西元1111-1117)
出土地點	嵩高山 (今嵩山)	天都 (今甘肅固原)	陝右 (今陝西)
漢簡材料	竹	木	木、竹
漢簡數量	一	一瓦器	一甕
漢簡內容	漢明帝顯節陵策文	記練、綿、錢等數量	討羌戎馳檄
漢簡書體	科斗文	章草	章草
漢簡年代	東漢明帝永平十八年	東漢章帝、和帝時期	東漢安帝
參考資料	晉書束皙傳	邵博邵氏聞見錄	黃伯思東觀餘論

第二節 近世出土漢簡

自漢代討羌符簡出現以後，即未再見簡牘出土。而歷經八百餘年後的本世紀初，由於考古科學之發達，吾人始有機會目睹簡牘原物。近世出土的簡牘，就時間說，自戰國下歷秦漢、新莽、後漢、魏晉，甚至隋、唐均有；就空間說，遍及中原、西域及江域；就內容說，書籍則有經、史、諸史及曆譜、醫書；文件則有詔書、律令、遺策、簿書以及檄符、函牘等。【註七】其中包括楚簡、秦簡、漢簡、魏晉簡，甚至隋唐簡等，而以漢簡出土之數量最爲豐富。

自瑞典人斯文赫定於光緒二十六、二十七年（西元一九〇〇—一九〇一），在新疆古樓蘭遺址考古，獲得漢晉簡一百二十枚後，歐西學者便接踵而至，隨即展開田野考古工作。自此以後，漢簡乃相繼出土，蔚爲大觀。近年，大陸地區又大肆挖掘，墓葬內亦出土大量漢簡。大體言之，早期邊陲所出漢簡，如敦煌、酒泉、居延、羅布淖爾等，屬邊塞屯戍文書居多；而晚期墓葬如長沙、武威、臨沂、江陵等地，所出漢簡，以隨葬書籍或遺策爲多。今依次略述於後：

一、敦煌漢簡

西元一九〇七年，匈牙利人斯坦因於敦煌西北古長城廢墟，發現大批漢簡，約近千枚。其中在廢墟內一拉雜堆中，僅數尺之地，便獲得三百餘枚漢簡。此批漢簡係近世首次出土之木簡，近人稱爲「敦煌漢簡」。

斯坦因所獲得漢簡的敦煌廢墟處，據考證乃是漢代長城之所在。但是，敦煌置郡的年代，卻衆說紛紜。而後，張春樹先生博採各家說法，並參考文獻記載與漢簡原物，推定敦煌郡置於天漢三年左右（西元前九十八年）。【註八】斯坦因於二十世紀初，至新疆天山南路及甘肅西部一帶考古，計有八次，歷

時七年之久。斯氏三次考古於中國西北，皆獲古簡而歸。第一次，一九〇一年於和闐附近的尼雅古址得約四十枚之晉初木簡；第二次，除一九〇七年得爲數近千的「敦煌漢簡」外，尚有一九〇六年於尼雅發現的一打餘木簡，及同年十二月於羅布淖爾所獲得的魏晉木簡；第三次，一九一三至一九一六年間，共得中國古簡二百一十九件，其中漢簡約一百六十餘枚，半數屬敦煌漢簡。【註九】

敦煌漢簡既出土，斯坦因遂將其第一次與第二次考古所得簡牘，交與巴黎法蘭西學院沙畹教授，代爲考釋研究。沙氏選取其中較爲完整的簡牘，作成考釋一書，於一九一三年出版。該書按簡牘出土地區彙集爲三編，列敦煌漢簡共計七〇五號。其所屬年代甚長，計上起前漢太初三年（西元前九十八年），下迄後漢永和二年（西元一三七年），年代最晚者據沙氏考定爲永興元年（西元一五三年）。一九一四年，羅振玉與王國維兩位學者旋即翻印沙畹圖片，重作考釋，以廣爲流布，並名之爲流沙墜簡。書中按簡牘內容分爲「小學術數方技書」、「屯戍叢殘」、「簡牘遺文」等類。

然而沙畹所考釋的「敦煌漢簡」尙未完成，沙氏竟於一九一八年逝世，其所遺留未考釋的古簡，或殘缺不全或漫漶難認，乃由其弟子馬伯樂繼續考訂。一九五三年，馬伯樂考釋一書，終於出版。書中採用沙畹體例，亦按地區分別彙集，其中著錄漢簡共一百六十餘枚，出於敦煌者約八十餘枚。

羅、王二氏所著流沙墜簡，係採沙畹敦煌漢簡中之精華而作。惟其中較爲斷爛或漫漶之斷簡零墨，並未收入。沙畹去世後，沙氏所未付印的古簡釋文，遂爲馬伯樂弟子張鳳所得，張鳳於馬伯樂考釋一書未出版之前，於一九三四年，先行付印問世，名爲漢晉西陲木簡二編，其中收有二百枚敦煌漢簡。但是，張氏此書僅將木簡真相公諸於世，並未作具體地考釋或分類。其後，一九三五年賀昌羣先生作「流沙墜簡校補」，一九四七年勞榦先生作「敦煌漢簡校文」。至此，敦煌漢簡的考釋工作，集中外學者之精華，可謂成績斐然。

此外，一九四四年多，中央研究院、中央博物院及北大文科研究所組成西北科學考察團，赴敦煌考古。其中，團員夏鼐、閻述祖於敦煌附近大方盤城，掘獲漢簡數十枚。夏鼐並取其中四十二簡加以考釋，稱爲「新獲之敦煌漢簡」。**【註一〇】**

敦煌漢簡就年代說，可上溯至前漢武帝太初年間，而下迄桓帝永康二年；就內容說，小學術數方技書七十八簡、屯戍叢殘三百八十八簡、簡牘遺文八十六簡，而以有關屯戍之紀錄佔絕大部分；**【註一一】**就字體說，或篆、隸、八分、章草、楷等「諸體皆備」，**【註一二】**而以隸書與草書爲最普遍的書寫字體。敦煌係漢武帝當年，開拓河西地所建置的其中一郡，地處河西四郡最偏西，爲當時中國與西域往來的重要城鎮。是故，由敦煌所出土的漢簡，可以考見當時邊陲地區的軍事、政治、交通等各方面活動，更可據敦煌漢簡墨蹟，窺視當時書體的演化過程，或考訂漢代文字，於文、於史皆有所助益。

二、酒泉漢簡

斯坦因於第三次中國西北考古，所獲古簡二百一十九枚中，有八十餘枚出於甘肅酒泉。酒泉簡中，有紀年者，包括陽朔四年，始建國五年、永平五年、永平七年、永光五年、永初六年等。**【註一三】**此批漢簡收錄於馬伯樂考釋一書中。

三、居延漢簡

一九三〇年四月，中瑞合組西北科學考查團，團員貝格曼於古居延澤以南，額濟納河（卽弱水）流域，黑城附近，東經一百度至一百零一度，北緯四十一度至四十二度之間，發現大批漢簡，計有一萬餘枚。其中出土最多的城障爲破城子，出土五千二百餘枚，而紅城子等處亦出土三千五百餘枚。由於甘肅省北部額濟納河流域，古代泛稱居延，此批漢簡近人遂稱爲「居延漢簡」。居延漢簡又可稱爲張掖漢簡，馬先醒教授以爲：

「居延漢簡一詞，今雖通行海內外，但由其採獲地區言之，額濟納河南岸與黑城之南的卅井塞一帶，其一半雖屬於漢代張掖郡之居延都尉，另一半則屬於漢代張掖郡之肩水都尉，故如名之爲張掖漢簡或更適宜。」【註一四】

居延漢簡的考釋工作，甚爲艱辛。由民國二十三年，馬衡、向達、賀昌羣、余讓之、勞榦諸學者，開始研究。至民國三十年釋文正進行製版時，卻因戰事而被迫停止，此批釋文亦因此而佚失。【註一五】而後，勞榦先生乃據反體照片重作釋文，於人力、物力均匱乏之下，終在民國三十一年，出版釋文的石印本，三十三年出版考證的石印本。三十六年，勞先生復將居延漢簡釋文，重新整理，加以校改。歷盡艱辛，四十六年終由台北商務印書館順利出版居延漢簡圖版之部，四十九年又出版居延漢簡考釋之部，係爲鉛印本。至此，居延漢簡的考釋工作，乃算完成。

居延漢簡就年代說，大抵起自西漢武帝太初年間（西元前一〇四—西元前一〇一）迄東漢光武帝建武（西元二一—西元五六），有一部分則晚到永元年間（西元八九—西元一〇四），尤以西漢昭、宣、元、成諸帝之簡牘出現最多。就居延漢簡的簡數說，勞先生於居延漢簡釋文中，錄有一〇一五六枚，而實際上可能有一四〇〇〇至一五〇〇〇枚。就內容說，可分爲文書、簿籍、信札、經籍、雜類等。再詳加細分，則文書又分爲（一）書檄（二）封檢（三）符券（四）爰書；簿籍又分爲（一）錢穀（二）烽燧（三）戍役（四）疾病、死亡（五）名籍（六）資績（七）器物（八）吏馬（九）酒食（十）計簿（十一）雜簿（十二）簿檢；經籍又分爲（一）曆譜（二）小學（三）藝諸子（四）醫方（五）術數；雜類又分爲（一）有年號者（二）無年號者。【註一六】可知居延漢簡與敦煌漢簡，兩者皆爲邊戍烽燧亭障所遺，故內容大致相同，多半涉及邊塞政治、軍事組織以及軍民生活。就字體說，凡上行公文，原則上均以隸書書寫；而草稿或一般文件，卽以章草書寫；至於私人文件，則甚少隸書，字體自由異常，但曆法、法令、藥方等，多以隸書寫之。【註一七】

另外，中央圖書館現藏漢簡三十枚，原爲裘善元氏所藏，後爲教育部所購置。此批漢簡有西漢宣、元、成、哀諸帝年號，亦屬居延附近出土。【註一八】

此外，中共學者於一九七二至一九七六年組成甘肅省居延考古隊，於額濟納河流域，對漢代張掖郡居延、肩水兩都尉之烽燧遺址，進行更深入的考古調查。此次考古約發現漢簡二萬餘枚。【註一九】此批新獲的居延漢簡屬紀年簡者，有一千二百二十二枚，而以前漢昭帝至王莽時期的年號居多。【註二〇】其中年代最早者爲元狩四年簡，【註二一】遂將早期所獲居延漢簡的年代略提前十七年。【註二二】居延漢簡的出土，對於研究漢代邊塞的制度與有關的史實，有莫大的貢獻。同時，亦提供了一千餘年前書籍、簿冊的真相。且居延漢簡簡數，又較敦煌簡多出數十倍，更可據此細加揣摩漢人書蹟，而略窺漢代字體衍變之端倪。正如勞榦先生所說，是一座「未曾開發的寶藏」，值得我們再繼續探討與研究。

四、羅布淖爾漢簡

一九三〇年春，中瑞合組西北科學考查團團員黃文弼於羅布淖爾附近一座古烽燧遺址，發現若干漢簡，其上書有隸書與草書，且諸簡中有屬黃龍（西元前四九）、元延（西元前一二至九）等年號簡。一九三四年，黃氏又二度赴羅布淖爾考察，於北岸土垠遺址一南古烽燧亭兵房內，又發現漢簡若干枚，據簡上黃龍、永光、元延等年號，知爲漢宣帝至成帝時之簡牘。據一九四八年黃文弼所著羅布淖爾考古記載，黃氏於羅布淖爾區域發現漢簡共七十一枚。

五、武威漢簡

武威漢簡，顧名思義出自武威，詳言之，則包括武威磨咀子六號墓、十八號墓及早灘波漢墓等三處。一九五九年七月，甘肅武威磨咀子六號墓，出現大批竹木簡，包括甲本儀禮、乙本儀禮、丙本儀禮與

日忌雜占木簡共計四百八十枚。其中屬於儀禮的簡文，墨書頗爲端整，爲成熟的八分書。且簡面特長約有五十餘公分，書有六十至八十字不等。又一九五九年八月，武威磨咀子十八號墓，出土木簡十枚，內容爲有關王杖授受之律令，稱爲「王杖十簡」。以上兩墓屬於武威磨咀子漢墓羣，磨咀子位於武威縣南十五公里，屬漢代姑臧縣。據考證，此兩墓墓葬年代，前者約爲王莽時期，後者最晚爲東漢章帝章和元年（西元八七）。此外，一九七二年，武威旱灘坡漢墓，發現簡牘九十二枚，其中木簡七十八枚。字體爲隸書兼含草書。內容爲有關醫學方面的記載，大致記有病名、病狀、藥物、劑量、製藥方法、服藥時辰、藥量、針灸穴位、經絡、針刺禁忌、藥物禁忌、生活禁忌及藥方主治名稱等等。旱灘坡位於祁連山麓，距武威縣城南二十華里，墓葬年代據初步推斷爲東漢早期。【註二三】

此批武威漢簡皆出於墓葬，與前述敦煌、居延或酒泉等漢簡爲古烽燧遺物，性質略有不同，內容亦略有差異。武威漢簡的史料價值，雖不堪與敦煌、居延等漢簡，相題並論；然所出土的儀禮，對於經學的研究，功不可泯。

六、長沙漢簡

爲長沙附近墓葬所發現漢簡的總稱，包括徐家灣四〇一號墓、伍家嶺二〇三號墓、楊家灣六號墓、馬王堆一號墓、馬王堆三號墓等。茲分別述之：

（一）徐家灣四〇一號墓：

一九五一年，長沙東郊徐家灣四〇一號墓出土木札一枚。正面墨書「被降函」三字，字爲隸體，墓葬年代約爲西漢末期。【註二四】

（二）伍家嶺二〇三號墓：

一九五一年長沙北郊伍家嶺二〇三號墓，出土「魚鮓一斛」檢封一枚，墓葬時期亦屬西漢後期。【

註二五】

（三）楊家灣六號墓：

一九五四年長沙北郊楊家灣六號墓，出土竹簡七十二枚，簡上墨書文字模糊難識。墓葬年代，最遲爲西漢初年。

（四）馬王堆一號墓：

馬王堆位於湖南省長沙市東郊，距市中心約四公里。相傳爲五代時，楚王馬殷的墓地，所以名爲「馬王堆」。

【註二六】一九七二年春，馬王堆一號墓出土大批文物，其中竹簡三百一十二枚，內容爲「遣策」，即記載隨葬物品清單。墓葬年代，據推斷爲武帝以前，大抵相當於漢文帝、景帝時期的可能性較大；而竹簡上的字體，基本上屬於早期隸書的書體，但仍保有戰國時期俗體篆書的寫法。

【註二七】

（五）馬王堆三號墓：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馬王堆三號墓出土竹木簡，共六百一十枚，其中四百一十枚爲遣策，記有各類隨葬品的名稱、數量及放置方位；另二百枚爲醫簡。

【註二八】然而，根據較精確的估計，竹簡遣策計四〇三枚，醫書一九〇枚；木牘中六枚爲遣策，十枚爲醫書，一枚爲紀事。

【註二九】

七、陝縣漢簡

一九五六年，河南陝縣劉家渠二十三號東漢墓，出土簡二枚。其中一枚殘存隸書三字，字意不明。

【註三〇】

八、連雲港漢簡

一九六二年，江蘇連雲港市海州漢墓，出土木札二枚。

【註三一】又一九七三年三月，海州又發現屬西漢時期的霍賀墓。墓內出土七枚墨書木牘，字體爲隸書，尚存篆意，內容爲遣策。

【註三二】此外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海州岡疇莊北礁山東麓，發現西漢侍其繇墓，出土木方二枚，亦爲遣策。【註三】字體爲隸書，且特別強調橫筆與捺筆之波勢。

九、臨沂漢簡

一九七二年四月，山東臨沂銀雀山一號墓與二號墓，出土大批竹簡。銀雀山係位於臨沂城南約一公里處，屬漢代規模較大的墓葬區。

(一) 銀雀山一號墓：

出土竹簡四九四二枚文字爲墨書隸體，尙帶篆意，而與雲夢睡虎地秦簡字體極爲相近。內容計有孫臏兵法、孫子兵法、六韜、尉繚子、管子、墨子、相狗經、陰陽書及風角災異雜占殘簡。墓葬年代據推斷爲前漢武帝建元元年至元狩五年之間。【註三四】至於竹簡的書寫年代，近人許荻認爲，至遲在漢文帝卽位以前，還可能在秦、楚之際。【註三五】此說似乎較爲合理，因爲此墓竹簡字體，與漢文帝時期字體較不類似，而與先秦字體則較相近。

(二) 銀雀山二號墓：

出土竹簡三十二枚，係漢武帝元光元年曆譜，文字完好，簡上隸書字體甚爲端整。墓葬年代，上限應斷定爲漢武帝元光元年。【註三六】

十、雲夢漢簡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湖北雲夢縣大墳頭一號西漢墓，出土木牘一件。正、反兩面均爲墨書文字，字體清晰，屬於隸書而篆意尙濃，與馬王堆一號漢墓竹簡字體，甚爲相似。內容亦爲遣策。【註三七】

十一、江陵漢簡

江陵地區墓葬群，包括江陵紀南城鳳凰山八號、九號、十號西漢墓及鳳凰山一六八號、一六七號西